

战士和家庭

閻玉魁 等作

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戰士和家庭

關玉魁等作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西安

內容提要

在社會主義高潮中，部隊中的戰士們有的參加了農業社，有的在假期探望家庭期間幫助人民政府進行宣傳工作，有的英勇地保護了農民的莊稼，避免了農民的侵害。戰士們把他們的感受都撲實的寫在信裏。此外，這個集子中還有正確對待婚姻以及家庭關係的打榜條，是一本值得向戰士、軍屬和農村青年介紹的書。

戰士和家庭

閻玉魁等作

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西安北大街一〇九號）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一號

西安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

書號：0743·787×1092 1/32·1印張·13,200字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5,000 定價：(5)九分

目 錄

「我堅決走社會主義的路！」……	閻玉魁 (1)
在回家的路上……	龍廣賢 (4)
勸父入社……	亞 火 (7)
林安的心事……	羅永祥 (11)
永遠等着你……	尉立青 (15)
章先志的婚事……	蘇 菲 (19)
家 鄉……	尉立青 (22)
一封家信……	天 祥 (27)

「我堅決走社會主義的路！」

閻玉魁

最近，我回了一趟家。我到家的時候，天已經黑了，一進家門就聽見媽媽在吵嚷：「一天老是說參加生產合作社！我看參加了生產合作社，今年冬天沒有順手的錢怎麼給你結婚，還是再等一年入社吧！」

「不走大路，要走小路，那還能行！去年民景家參加了合作社給娃娃結婚你忘啦！」這是哥哥的聲音。

「別看人家的樣子！」

「難道玉魁來信說的也是假的！」

「他在部隊裏能知道農村多少事情！」

「他要參加，叫他一個人去！」父親生氣地說。

這時，我情不自禁地在門外喊道：「咱們都要去！」家裏人聽到是我在喊叫，馬上停止了吵鬧，出來迎接我。

我坐在炕上，哥哥坐在凳子上又對爸爸說：

「玉魁回來了，讓他說說該不該參加合作社。」

爸爸說：「前天晚上幹部來咱家，我不是說過了嗎，並不是咱不入社，從眼前的情況來看，不得不等一年再入。」

我問：「爸爸，社會主義的道路咱家為什麼不先走呢？為什麼要停在社會主義道路的後邊？」

「玉魁，咱今年才租下幾畝好地，如果今年不參加合作社，光租下的地打的糧食就夠今年明年繳公糧用了。你倆想想，這還不是為了你們多有幾碗飯吃！」

「我早知道你是為了這個。這並不是個利，而是要給剝削者當牛馬，受剝削，受壓迫！」哥哥說。

「難道我這樣做是害了你們！好！你一天光聽別人的話，把我的好心當成了驢肝肺！明天區裏叫你去學習，我不讓你去，給我在家好好幹活！」

這時，已經是深更半夜了。哥哥到外面去了。爸爸氣哄哄地抽着煙，想着問題。

「爸爸，焦村的生產合作社一畝地就比咱一畝地多打小麥六十斤。勞動得好的人家，分得的糧食更多。咱家參加了合作社，還怕沒糧

食，沒錢給哥哥結婚嗎？就是你不相信我和哥哥，難道你也不相信周鄉長嗎？再說，咱家是軍屬，政治覺悟也高，哥哥是個青年團員，要來，又要叫他擔任社主任，怎能發動大家呢？走大家當家處，還是明天叫哥哥學習去吧！」

爸爸聽了我的話，沒有吭氣，只是把煙鍋子使勁地在炕沿上磕打了一下。「玉魁，唉！」他嘆了一口氣，放下煙鍋，連衣服也沒脫就睡下了。我也跟着睡下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周鄉長來了。

爸爸說：「周鄉長，天剛亮你就來了。為了大家的事，真把你忙壞啦！」

「沒有什麼！」

「今早來是不是叫玉寶學習去？」

「是呀！你情願嗎？」

爸爸點了點頭：「情願！」

「入社的問題呢？」

「那當然更不用說了！毛主席的話像盞燈似的，照亮了孩子，孩子教育了我。我堅決走社會主義的路！」

在回家的路上

龍廣賢

這天，大雨剛剛過去，沈士強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眼看就快要到家了，他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愉快：馬上就要和分別了八年的親人見面了。媽媽的前額也許增添了幾條皺紋，但好日子會使她比以前活得更剛強；哥哥定會改變了他年青時的暴躁性格，變得更加樸實勤勞了……。

遠處「呼——呼——呼！」地響起來了，他抬頭一看，啊！山洪下來了，一會兒，兩丈多高的黃水頭，怒風般地順着小河沖下來，他順着堤上的路走着。洪水上面漂來帶着紅纓棒子的玉米稈，一會兒又漂來了南瓜、芝麻稈……。這使他心裏十分難受。

忽然一股水湧進了稻田，一片稻子立刻被湧倒了，堤上沖決的洞口越來越大。他用盡全身力量搬起了一塊大石頭，咕咚一聲放進湧水的洞口。石頭被沖走了。情況不允許再考慮，他扒着堤上的石頭溜下去，想用身子堵住洞口，一個浪頭湧過來把他打倒了，他喝了幾口

泥水，抓住了堤上的樹枝才爬了上來，只覺得頭昏眼花。

他爬到前面，解開了背包繩子，一頭綁在堤上的樹身上，一頭綁在腰間，又溜下去用身子堵住了洞口。

一塊石頭砸到他的腳上了，骨頭裏一陣劇烈的疼痛。水仍上漲

着，四外沒有一個人。他想：「糧食，這是多麼寶貴的東西啊！國家是多麼需要糧食呀！我一定要堅持到洪水退了再離開這裏。」他咬緊牙關鼓足了全身的力氣死死地堵着洞口。

一會兒洪水又從他身子的兩側往裏鑽。「這不行呀！如果不堵嚴，洞子仍會被冲大的。」他焦急地想辦法。忽然看見了身邊堤上散開的



解開了背包繩子，一頭綁在堤上的樹身上，一頭綁在腰間，又溜下去用身子堵住了洞口。賀岱畫

●

背包，他高興極了，順手抽出了嶄新的棉被子，毫不猶豫地張在洞口上面，然後用腳踩住，這下那瘋狂的洪水像關了閘門似地被堵住了。

水被堵住了，他心裏像打了勝仗一樣地高興。但是堅硬的石頭仍沖撞着他的肉體，像飛箭一樣沖來的樹枝，劃破了他的衣服和肩膀，鮮血直流着。這時，他只覺四肢無力，天搖地轉，迷迷糊糊地不省人事了。

兩個揹鋤頭的人走來了，他們看到這種情形，不由得愣住了，但是他們立刻又明白了。

傍晚，新興農業生產合作社擠滿了人羣，一間屋子裏的床鋪上，躺着一個同志。醫生打過針以後，他漸漸甦醒過來了。

「同志！你叫什麼名字？家在哪裏住？」鄉支書問道。

他很艱難地說了一聲：「洪水沒沖進稻田裏吧？」

「同志！洪水被你的身體擋住了！」

第二天，鄉人民委員會的黑板前，男女老少圍了一大堆，人們都懷着無限敬佩的心情看着上面登的「復員軍人沈士強搶救了新興農業生產合作社一百七十畝稻田」的消息。

勸父入社

亞 火

離開家已好幾年了。提起家，就讓人想起過去痛苦的日子：一間茅屋三面雨，一餐飽來一餐饑。

解放後，分得了土地、房屋和牛羊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強，但究竟好到什麼程度，却怎樣也想像不出來。

今年二月裏，我有機會回家去了一趟。耳聞不如目見：確實，全家不光是「不缺吃不缺穿」，就是連從來沒見過的回力雨鞋，現在也每人有了一雙，並且每個人還蓋上了新的花被。

但回到家裏，有一件使我不滿意的事就是：父親到現在還沒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。

「為什麼沒有參加合作社呢？」我可怎麼也想不通。因為我知道父親過去還不錯，土改時他還是個積極分子呢！

在家裏住了沒幾天，我便找到了這個原因了。原來父親自分得土地後，就專門盤算着個人生活怎樣才能「拔尖」。他想：過去由於沒有

土地，讓自己吃足了苦頭，今後該好好的過些日子了。因此，他經常盤算着：買地呀，置房子呀，地多了種不過來時，還打算僱個長工呢！

可是，父親一點也沒想到：地是每人有一份的，如果你買了人家的地，別人就沒地了。

還有，個體的分散勞動，那裏抵得上集體勞動的

力量大；巴掌大的一塊土地，又怎能使得上拖拉機。

我越想越有點急躁，真想馬上就去找父親談談，但我知道不能性急，對農民要耐心的說服和教育。



一天，我和父親到地裏去做活。新春

的太陽照耀着一切正在欣欣向榮的花草、樹木

嗎？「爸爸，你相信毛主席和人民政府

「順兒，你怎麼這樣問起你爸爸來！你爸爸有什麼事給你丟了臉？不是你爸爸自誇，爸爸就沒有過一件事走在別人的後頭。……」

夜應星畫

和莊稼，使我特別地興奮。我一邊走着，一邊便對父親說：「爸爸，你相信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嗎？」誰知這一問可不要緊，竟把爸爸惹的生氣了。他說：「順兒，你怎麼這樣問起你爸爸來！你爸爸有什麼事給你丟了臉？不是你爸爸自誇，爸就沒有過一件事走在別人的後頭。土改、擁軍、繳公糧、賣餘糧，哪一件沒跑在別人的前面？」他像受了很大的委屈似的。

我看他這樣，便趕緊變了一種口氣說：「爸！為什麼生氣呢？我只不過想跟你拉些家常呀！」

「拉家常，怎拉上了相信不相信毛主席和人民政府了！」

「因為你沒有參加合作社呀！」

「啊！原來這樣。」父親這才像明白了，但接着他倒反問了我一句：「參加合作社還不是可以由個人自願嗎？」

「自願倒是自願，為什麼你就不能起個帶頭作用，做個積極分子呢？」我理直氣壯地回答。

父親沒言語。

「當然，」我解釋着。「爸爸！你想想，平時你不是老叨念着：毛主席就是我們的一盞指路明燈，跟着毛主席走沒個錯，可是現在呢？毛

主席號召莊戶人走互助合作的道路，難道你不聽呢？你還要單幹，這不是不相信毛主席嗎？」

父親說：「這還不都是為了你們好？」

「為了我們！」我緊接着說：「你這哪是為我們，你這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啊！爸爸，你難道忘記了過去的苦日子了？過去我們是怎樣生活的，地主成年累月剝削咱，恨不得連咱們的血都喝光，哪裏能喘口氣。一九四四年，莊稼旱了，交不上租子，不是連我的妹妹都頂了租子，難道這些你都忘了。你現在却想去剝削別人！」

說着說着，我們不覺已走出了那段狹小的山溝。在我前面展開了一片廣寬的麥田，風一吹，麥浪起伏不定，像海面上的波濤一樣。看着這些美麗的景物，我的腦海裏突然湧現了一幅美麗的圖畫：那是拖拉機站，那是發電站，那是俱樂部，那是托兒所……。我的耳朵裏彷彿響起了有節奏的拖拉機的馬達聲。我的心像要跳出來一樣。我不免又向父親說起未來的農莊的情況來。

在地裏，我們做活的時間並不長，父親便提議回去。回到家裏，屁股還沒落凳，父親便又走出去了。我感到有些奇怪，讓小妹妹一打聽，

原來父親正在和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商議入社的事情呢。我愉快的唱了起來：

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

.....

林安的心事

羅永祥

林安同志，平時最愛說笑，最愛唱歌。每天早上，他總是第一個先跑出帳篷唱一兩支歌。可是，這兩天他却突然沉默起來，不說不笑，連歌也不唱了。只有一點還跟以前一樣，每天的休息時間，還是拿上「人民戰士」一頁連一頁認真地閱讀；雖然這小伙子有點心事。

這天下午，他又在看「人民戰士」了，但與往日有些不同。我老遠就望見他用手不停地拍大腿，還直出長氣，最後連書也掉到地上了，就乾脆在那裏呆坐着。

我跑過去問他：「瞌睡了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！你看，人家的家裏都入社啦，可是我家……真是死腦筋。」

原來方才他是看着「人民戰士」上「勸父

入社」的文章。在生自己家裏的氣呢。我勸他：

「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，這是肯定了的，但是急躁頂什麼用？這要慢慢來。」

他說：「我也知道這個道理，四月份我給家裏寫了兩封信，五月中旬又寫了封信給我一個正上中學的弟弟，希望他也多幫父親打通思想，可是連封回信也沒有，讓人想起來就不能不着急。」

誰也知道，林安同志在每天點名後總要跑去找文書看有沒有他的信，總沒有，日子一長，他乾脆不去了。他這股急躁勁，雖說沒影響工作，終究是不對頭的。趁這個機會，我準備和他好好談談心。

正要開口，文書笑瞇瞇地過來了，他一看見林安就故意放大嗓門說：「有我的信沒有？老實話，有我的信沒有？」誰知林安盼望已久的家信就在這時候來啦。

「到底入社了沒有呢？」林安同志拆開了文書遞給他的信，眼珠沒轉動一下，一直往下看，看着看着，他的臉上漸漸地露出了笑容，眼睛忽然明亮起來了。

「一定有好消息，」我說，「乾脆大聲唸吧。」

「好！」他唸開了：「親愛的安兒……」媽媽的這句話，叫人聽了心裏真熱呼。「你等的日子長了吧，這次媽媽給你說件大喜事，咱家入社啦！」讀到這裏，不僅林安高興，我們也真高興。「這次入社可真不容易。開始，你爹死腦筋想不開，他說他一輩子沒有種過怕過的地，如今有了地，叫他入社，說啥也不幹。合作社主任跟他講了好多次，村支部書記也跟他講了多少遍，縣上的宣傳組也來咱村演了互助合作的戲，可是你爹還是不願參加。自從你四月間連來了兩封信勸他，他心眼裏才多少有了點活動勁。他說難道自己兒子的話還有錯，但他還是有些三心二意的。以後，鄉上又叫他去參觀了一次縣農場。這次回來，他才相信互助合作的好處了……。」

「對啦，農民常說『耳聽千遍，不如過目一遍』，國家示範，可真要緊……。」沒等我說完，小王他們幾個人也放下撲克跑過來了。小王喊着：「真有意思，快唸！叫我們也聽聽。」

他接着唸：「今年的莊稼都很好，看樣子，小麥可以增產一兩成，今年豐收有了指望。……咱們村裏已經有了供銷合作社，不管是農具、